

■ 体坛焦点·亚预赛

国足今晚主场迎战沙特队,如能获胜将提前出线——

人家意在练兵,咱应放手一搏



▶ 面对“换帅”传闻,傅博以笑应对。

□ 本报记者 王建

11月19日晚,国足坐镇主场迎战沙特队。本场比赛是亚洲杯预选赛C组的关键一战,国足如能赢球,将提前一轮出线。

赢球就出线

与印尼队的比赛,国足表现一般,仅一球小胜。不过,由于伊拉克队负于沙特队,这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让国足在争夺小组出线权的竞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目前,国足四战拿到7分,领先伊拉克队4分。

本轮比赛,伊拉克队客场挑战印尼队,实力占优的伊拉克队拿3分的可能性很大。国足如能击败沙特队,积分达到10分,将提前一轮从小组中突围。国足若赢不了沙特队,还是小组第二,最后一轮只要不输给伊拉克队就能出线。即使国足排名跌至小组第三,也有希望以五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身份晋级亚洲杯。

从历史来看,国足向来不擅长打生死战,多次在“打平就出线”的情况下崩盘。眼下,国足的回旋余地虽大,但把希望寄托在小组末轮与伊拉克队死磕上并不保险,最理想的结果还是主场战胜沙特队,提前拿到出线权,以免夜长梦多。

16年不胜沙特队

● 王力可曝光新写真 近日,演员王力可曝光一组新写真,秀发披肩,甜美宁静,笑容十分暖人。王力可主演的电视剧《决战燕子门》目前正在热播。 □ 秋云 报道

四战全胜,提前两轮出线,沙特队毫无疑问是C组中实力最强的队伍,并非易与之辈。

双方的交战纪录也对国足不利。国足上一次战胜沙特队要追溯到1997年,已经16年没有战胜对手了。在首回合较量中,国足1:2告负。

“沙特队的实力在我们之上,与他们的比赛必须全力以赴。在过去大半年时间里,他们的打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与我们第一场交手时长传冲吊的打法,而是整体控制力比较强,技术比较细。”国足代理主帅傅博认为与两队上一次较量时相比沙特队进步明显。

沙特队已经出线,球员们有些打不起精神,这让主教练卡罗很不满:“球员们这场比赛的求战意识并不是很强烈,心态太过放松,表现松垮垮。”

卡罗声称要战胜中国队以全胜战绩晋级亚洲杯,但也流露出练兵的意思。“与中国队的比赛和与伊拉克队的比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与伊拉克队的比赛要胜利才能出线,与中国队的比赛会有不同的考虑,我会安排不同的阵容。”

傅博的最后一战?

有媒体报道称,中沙战前,足协将启动国家队主帅的选聘程序,这也意味着傅博代理国足主帅的任期结束。

报道称,傅博的名字在选聘的候选名单中,“临时工”有望“转正”成为国足正式主帅。在国足1:5负于泰国队后,傅博临危受命,成为国足代理主帅。在傅博的带领下,国足在东亚杯热身赛中表现出色,一时间傅博“转正”的呼声非常高。不过,在两场对阵印尼队的正式比赛中,国足的表现不佳,仅取得1胜1平。

在傅博代理国足主帅期间,里皮接手国足的传闻不断。一旦有里皮这样的大牌“洋帅”参加选聘,傅博落选的可能性极大,那么与沙特队的比赛将是傅博带队打的最后一场比赛。如果国足能够取胜并从小组中出线,傅博的“告别演出”将是完美的。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傅博表示他不知道中沙战是否是他执教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

古装青春偶像剧《兰陵王妃》热拍——

制片人成钊:该剧与《兰陵王》没可比性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王新蕾

近日,由张含韵、彭冠英、陈奕等主演的古装青春偶像剧《兰陵王妃》正在紧张拍摄中。冯绍峰版《兰陵王》播出后,《兰陵王妃》一直被看作是《兰陵王》情侣篇。日前,该剧制片人成钊接受记者采访,否认了这一说法:“这两部剧的元素,故事都不同,完全没有可比性。”

虐心爱情混搭武侠寻宝

电视剧《兰陵王妃》,改编自杨千紫的小说《兰陵王妃》,该剧以李氏后人李敏姿(张含韵饰)

为主角,她假扮元清镇,被派往北周司空府调查,找寻镇魂珠与青鸾镜,却在受创后失去了记忆,只得在重重迷雾中寻找身世和真相。在这个过程中,她还遇到了两个男人,一个是异军突起、执掌天下的皇帝宇文邕(彭冠英饰),一个是叱咤风云、百战不败的战神兰陵王(陈奕饰),两个男人拳脚的爱,让她在情感漩涡里徘徊纠结。

虽然以女性成长、情感纠葛为主线,该剧也不乏武侠、寻宝、探险因素。成钊表示,“男人之争,武林之争,也是该剧亮点。它建立在真实历史背景下,又富有魔幻色彩,带有一些美剧节奏,情感也不输韩剧的纠结虐心。”

有冯绍峰版《兰陵王》在前,不少人把该剧称为《兰陵王》“情侣篇”、“CP剧”。成钊否定了这

一说法,“《兰陵王妃》以杨千紫的小说为创作模板,元素、故事与《兰陵王》完全不同。小说在2006年出版,该剧也早在2011年就开始筹备了,这两部戏完全没有可比性。”

张含韵首演古装女主角

与“大咖撑场面”的电视剧潮流不同,该剧三位主演张含韵、彭冠英、陈奕,都只能算是荧屏新人。尤其是张含韵,经历了5年失业之后,以演员身份进入影视圈,并在热播剧《因为爱情》里崭露头角。

这部戏不仅是张含韵的首部古装戏,也是她首次挑战重戏份儿的女主角。成钊表示,并不

为张含韵的号召力担心,五年的失业赋予她的韧劲,跟女主角很相似,“从外形到内心,她都跟戏中的人物吻合度极高,所以在她试了戏之后,导演和我毫不犹豫地启用她作为该剧的绝对主角,这个戏筒直就是为张含韵量身定制的。”

虽然是新人挑大梁,但在制作上可谓花下重金。据成钊透露,该剧在细节上相当讲究,不仅戏服全是“手绣”,而且连主演戴的首饰、头饰都是“真金白银”。成钊直言,“一个好的剧,除了好的剧本和合适的演员之外,服装、化妆、道具、摄影、灯光等,对剧的提升也都很重要。电视剧给人第一感官是视觉性的,是镜头的语言。如果这些把控不好,连起码的审美都没有,那观众还看什么?”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民以食为天——

吃饭

□ 章小东

26 讲到感恩节火鸡就想起昨晚晚上的火鸡大餐,因此一看完游行,就急急忙忙地回家。胡乱吃了几口饭,各自到床上休息了一下,还不到三点半,丈夫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出发了,因为感恩节的火鸡大餐一般是从下午四点钟开始的。

教堂坐落在波德的一个小山坡上,老远就可以看到古老的尖顶。那上面还有一个就好像是成龙的《警察的故事》里面的大钟,每到敲钟的时候,全波德都可以听的到。此刻大钟正当当地敲响了下,雄伟浑厚的钟声让人对整个的教堂肃然起敬。

我们的小车到达教堂跟前时,丽莎已经站在台阶上张望了,当她看到我们的小车队,竟然高兴得拍起手来,她比手划脚地把我们引向停车场,然后带领我们一行三十多人,浩浩荡荡地走进了教堂大厅。大厅里面热气腾腾,喜气洋洋。一排排几十尺长的桌子,从头到尾从左到右铺满了整个大厅。丽莎把我们三十多人分成两排,面对面地坐在其中的一张长桌的两边,刚刚坐定,隔壁桌子上的教友就反过身子来和我们打招呼,原来我们是他们教堂的第一批中国人。

火鸡大餐开始了,丽莎的丈夫摇着一只铃铛让大家安静下来,并带领大

家祷告,感谢上帝的恩赐,其中特别感谢上帝为我们带来了我们这些中国朋友。而对我这个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烤火鸡的人来说,在神父讲话的当儿,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前面那张长桌上的一排火鸡上面了,只看到一只只火鸡烤得焦黄焦黄,还没有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就闻到诱人的味道了。

牧师冗长的演讲总算结束了,他非常慎重地举起一把长长的带齿的钢刀,从火鸡的胸脯开始,精细地一刀一刀切出薄片,然后招呼大家排着队上前分享。在那张放着火鸡的长桌上,除了火鸡以外还有红薯、玉米、南瓜饼、红薯果冻等。特别是在火鸡的旁边,小山一般高高地堆起来了黄乎乎黏乎乎的食品,丽莎介绍说:“这是干面包、蔬菜、火腿肉拌好各种调料塞在火鸡肚子里同烤出来的‘四大福’,很有味道的呢,你尝尝。”

我看了看这个“四大福”很不雅观,碍于丽莎的热情只好舀了一小勺。又看到大家都在排队要火鸡胸脯,旁边油光锃亮的火鸡腿和火鸡翅膀竟然无人问津,原来在美国人的眼睛里,肉有红白之分,牛肉、猪肉是红肉,鸡肉、鸭肉是白肉,但是鸡肉鸭肉里面的胸脯是白肉,翅膀和腿又是红肉。他们以为白肉是健康的高级的,红肉是不健康的廉

价的。其实白肉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死肉”,红肉才是“活肉”。丈夫已经变成美国人了,要了一大片白肉,我一个鸡腿,自己要了一只翅膀,就回到座位上了。

周围的教友们都把火鸡蘸着红薯果冻一同吃,我看到丈夫的盘子里也有一堆果冻,要过来一点儿,放在鸡肉上试了试,不大习惯,和那个“四大福”差不多味道,甜腻及咸淡的,远不如撒上椒盐来得味美。可惜这里没有椒盐,只好将就一下蘸了一点盐。

那只火鸡翅膀真是硕大,越吃到骨头之处越是鲜美,听说宋美龄也是中国人的脑筋,晚年在纽约的寓所里,只喜欢吃火鸡脖子和带骨头的部位,弄得她手下的中国人因为整天要吃老太太剩下的鸡胸脯叫苦不迭。我走到那张放着火鸡的长桌前,看看去找不到火鸡脖子,想必这种部位在西方人眼睛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就好像在我家里的鸡翅,还没有烹调就被扔到垃圾箱里了。

这天的火鸡大餐吃到我再也不想吃火鸡为止,丽莎看到我鸡翅鸡腿鸡翅膀,不容我拒绝就把剩余的几十只鸡腿鸡翅都装在食品袋里送给了我,说是请我帮忙,谢谢我了,不要浪费呢。



茶寿老人的精彩往昔——

我的人生故事

□ 周有光

2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出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她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伙伴。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

国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上世纪80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白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

我长大一点,大概六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叫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

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提倡男女同学。那时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中学、大学不行。小学是这样子的:男生、女生分开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课,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舍监领着女生坐在旁边;下课,女舍监把女生排了队带出去,男生才出去。虽然在一个课堂里,实际上是分开的。还有更麻烦的,中午吃饭叫送饭,家里烧了饭,送去吃,有女孩,男生同一个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来吃。后来就改进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时候男女同学根本是分开的。

人家一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好得不得了。府城只有三所小学,这是刚刚开始兴办的,了不起了。小学学的课程是国、英、算,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日本制度,四年初中,三年高中。本来要七年毕业,我的成绩特别好,六年就给我毕业了。其实这样不好,因为许多功课是衔接的,少读了一年,就断掉了,进中学就不方便。